



梁晓声最新小说集

回家

CS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回家

◎ 梁晓声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CB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回家：梁晓声最新小说集/梁晓声著.—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1.4

ISBN 978-7-5404-4899-8

I.①回… II.①梁… III.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067495号

回家

作者/梁晓声

出版人：刘清华

责任编辑：薛健

装帧设计：萧蓉子

排版制作：赵佳 珊珊 吴晶 李威威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）

网址：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印刷

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970×640 1/16

印张：24

字数：320,000

印数：1-12,000

书号：ISBN 978-7-5404-4899-8

定价：3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回 家

001

过 户

026

我们如此相爱

044

北方的森林

109

蓝发卡

158

布老虎

216

虎义山庄

269

梦里寻她

327

回 家

四面八方都是黑暗。

连这辆小型车也是“黑的”。而事实上，它是白色的。算司机，车里坐满了四个人。

芊子是第一个坐进这辆“黑的”的，那时天将黑却并未完全黑下来，所以芊子知道它是白色的。但芊子不知道它是辆什么牌的小汽车，尽管她已在深圳打工多年，不再是从前那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少女了。她能说出牌子的小汽车就几种，都是高档的，比如“奔驰”“宝马”“保时捷”“奥迪”“陆地巡洋舰”什么的。几乎所有去到大城市打工的农村小女子都这样——给她们留下深刻印象的，往往是眼睛最初所见耳朵最初所闻的那些大城市里的奢华事物，不奢华反而不足以引起她们的注意……

芊子是深圳一家大商场的首饰销售员。她到深圳第二年就做这一份职业了，与一些同行姐妹相比，算老资格了，并且当上了组

长。凡是自己认为的销售经验，她都热忱地向组员们传授，故她与她们关系良好，她们也都服气她。去年的销售总额一统计出来，她那个组的业绩又是最好的。全组自然人人都有奖金，她的奖金也最高，两千元。加上她全年攒下的四千多元工资，总共携带六千多元回家过春节。只不过另外四千元不是现金，存在卡上。

芊子是四川人，她家所在的农村距雅安市十几公里。而雅安与成都之间每日有数班长途公共汽车往返，单程只需一个半小时，票价四十几元，票票有座，中途不停。她这一次是乘飞机回到成都的，机票由商场免费为她提供，但作为条件，她得为商场随身带到雅安一批“石头”。“石头”是行话，指各类钻石首饰。商场在雅安开了一家分店，春节临近，急需添货。怎么说那条件都不算苛刻，她完全没有犹豫的理由。原本两点半就可以到达成都的，五点之前赶到雅安是相当从容之事。不料飞机晚点，走出机场快六点了。乘开往雅安的公共汽车，要到石羊公共汽车站去买票上车。芊子知道，开往雅安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那时已快到雅安了。怎么办呢？身上带有两千元现金，一张存有四千多元的卡，还有商场的一批价值三十几万元的“石头”，她不想住店。那就只能乘出租汽车了。出租汽车司机们却商议好了似的，少于四百五绝对不往雅安开。他们有他们的理由——天已黑了，再从雅安返回成都，肯定跑空车，还要交两次公路费，少于四百五他们犯不着跑长途，莫如在机场与成都之间多拉几次短途。芊子怕回商场报销不了。

几乎可以说是万般无奈之下，她坐上了这一辆“黑的”。那车显然已开了多年。也显然，主人对它一点儿都不爱护，外观有多处刮蹭痕迹，前盖和一边的车门还凹了两处。但司机索价却低多了，两百元就行。那是一辆挂有雅安车牌的车，司机拉的是返程客，否则他岂不白跑空车吗？……

然而此刻芊子因为坐上了这辆“黑的”简直后悔死了。和芊子并坐在后座的也是家在雅安郊区的农村姑娘，比芊子小两岁，叫小玥。小玥在成都一家小餐馆打工，同样因为种种不顺利的事才坐进了这辆“黑的”里。她一上车就喋喋不休，所有的话都表达同

一种意思——这世道真他妈的可恨，人心真他妈的不良。如果不是她主动向芊子介绍自己，芊子根本不想知道她家在哪里，叫什么名字。但是芊子恨的并不是世道，而是小玥。因为司机将车开离原地才二十几分钟后就停在路边了。司机接着用手机跟替他拉客的什么人联系，之后对芊子说还要再拉上一个人。芊子表示强烈抗议，司机却冲她大声嚷嚷：“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自私？今天都二十九了，明天三十了！后天初一了！就你自己急着与家人团圆吗？”

司机那话说得振振有词，噎得芊子一愣一愣的。

她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是：“不坐你这破车了！”

司机一反起初温良恭让的态度，也没好气地说：“请便！”

芊子开了车门，刚踏出一只脚，又收回去了。斯时天已黑了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带有两千元现金、存有四千余元的一张卡和价值三十几万元的“石头”，独自在那种地方下车实在非是明智之举。半个多小时后，才有辆摩托载着小玥赶来。司机给了骑摩托的人三十元钱；小玥上车后，给了司机七十元钱。

司机说：“不对！”

小玥说：“怎么不对？”

司机说：“你得给一百。”

小玥说：“讲好的是七十！”

司机说：“你没见我替你给了那个人三十元吗？你白坐人家摩托啊？”

小玥说：“他是替你拉活的，那三十元当然该你出，由我再多给他三十元不合理！”

芊子忽然醒过味来，意识到自己才是吃了大亏的人。同是到雅安下车，为什么自己却要付两百元呢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于是芊子也参与了争论。三个人三方利益，一争又争了二十几分钟。最终达成这样的协议——芊子和小玥各付九十五元。

司机接钱时连说：“亏了亏了，亏大发啦！怎么会搞成这样子？我只拉她一个人时，到手的该是两百元！现在又上来了一个

你，我到手的钱倒少了十元！”

车又开走后小玥悄悄对芊子说：“也不谢我？我多掏了二十五元，却让你少掏了一百零五元！”

芊子没吭声，心说谢个屁，你还耽误了我时间呢！

但毕竟是少花了一百零五元，她顺气多了。她用手机与雅安商场那边接货的人联系，接货的人说不能再等她了，要求她明天上午准时将“石头”送到商场去。那，到了雅安，即使还有出租车司机肯将她往十几公里以外的农村送，她又怎么敢独自一人坐那么一辆出租车回家呢？这连想一想都令她提心吊胆。看来只有在雅安住一夜了。价钱便宜的小店敢住吗？她一路自问。自己对自己的回答是——不敢。住上点儿档次的饭店少说要花一百几十元，等于坐这辆“黑车”的钱一分也没少花，怎么算也还是得多花几十元。这么一寻思，劝自己别生小玥的气也不可能。同时，却又不得不承认小玥的话其实也有对的一面——人心确实真他妈的不良，比如那王八蛋司机的心。虽然，他确实因为小玥也上了车反而少到手十元钱，但谁叫他起初的心眼儿太贪呢？芊子的拉杆箱已放在车的后备箱里了，她的拎包带子一直没离开她的肩，虽然已坐在车上了，却仍谨慎地将抱抱于怀，价值三十几万元的“石头”在包中，而小玥，人还没上车呢，一口肥猪似的编织袋却先就塞入车里了，占据了后座三分之一还多的位置，这使芊子和小玥自己都坐得很逼仄。

芊子说：“你上车前应该把袋子放在后备箱。”

小玥说：“不愿意。”

芊子瞪她一眼，将脸一扭，决定不再理她。

小玥突然冲司机嚷：“哎，你这是开在一条什么路上呀？为什么不上高速？你开上高速！”

司机恼火地说：“闭上你鸟嘴，要不把你甩这儿！”

司机一变凶，小玥顿时噤若寒蝉。而芊子明白，司机是想绕过收费站，少交30元过路费。既明白，也就保持她那份明智，懒得插言。

二十几分钟后，远处的黑暗中出现了一排灯光，像黑幕上的

一排白扣子。那是高速公路上的路灯，司机显然已绕过了收费站，“黑的”正在接近灯光……

在高速公路的一处入口，车猛地刹住了，一条胖大汉子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的，平伸左臂拦住了车。在车灯的光束中，芊子望到汉子右手拎着黑色的塑料袋。

芊子还没来得及表示抗议，小玥已然大叫：“不许让他上车！坐不下啦！”

司机也还没来得及表态，那汉子却几步跨到车旁，拉开车前门便上了车。车门呼地一关上，汉子朝后座扭过头，凶巴巴地问：“刚才你俩谁喊的不许让我上？”

芊子将脸转向窗外，小玥又噤若寒蝉。

四十几岁的司机对同样四十几岁的汉子说：“犯不着跟她们两个女孩子一般见识，拉不拉你我说了算。我这车虽是辆黑车，但我这人心不黑。想必你已经等了半天了，不拉上你那是不对的！你去哪儿？”

汉子就说他回家，他的家在哪儿哪儿，总之，即使上了高速路，那也要从第几个出口再拐下去，然后开到离高速路十来里地远的一个小镇上……

芊子忍不住冷冷地问司机：“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到雅安？”

司机仿佛聋了，没听到她的话似的。

于是两个男人之间也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。

破旧的车终于上了高速公路。胖大汉子一坐车里，本就有限的空间显得更小了，连空气也不够四个人呼出吸入的了。芊子想摇下自己这一边的车窗，但车窗坏了，摇不下来。在她的请求之下，司机将自己身旁的车窗摇下了一半，结果湿冷的风不停地吹在她脸上。是她自己说透不过气来的，便只得经受住那湿冷的风吹，不好再让司机将车窗摇上了。

不知何时，外边下起了雨夹雪，所以风是湿的。

司机只得启动了雨刮器。雨刮器每刮一下，都发出令人的听觉极不舒服的声音，芊子被雨刮器刮得心烦意乱。

小玥吸吸鼻子，自言自语：“哪儿来这么大的血腥味儿？”

那汉子笑道：“你鼻子倒挺灵，我袋子里是带血的猪头、猪心、猪肝、猪肺、猪肠子……”

司机问：“买的？”

汉子说：“我天黑前刚替亲戚杀了一头猪，亲戚谢我的。本来我堂姐夫要用摩托把我送回家，可他喝多了，一路骑得七扭八歪的。我不敢继续坐他的摩托，就把他打发回去了……”

血腥味儿中，车厢里一阵寂静。

汉子在那一阵寂静中，俯身鼓捣他的袋子。他一鼓捣，车厢里血腥味儿更大了。

司机小声说：“你鼓捣个什么劲啊？”

汉子大声说：“我不鼓捣行吗？杀猪刀也在袋子里呢，不放下，戳破袋子，割伤我脚谁的事儿？……”

司机又猛地刹住了车，随之将车靠向路肩，两个男人的脸一时相向着。

司机小声说：“咱俩商量商量，我只把你拉到你所说的那处高速公路的出口行不行？”

汉子大声说：“不行！”

司机小声说：“我把钱退你。”

汉子大声说：“那也不行。”

司机沉默几秒钟，又小声说：“那，我提个请求……如果你认为我的请求没有道理，那你也千万别生气。请求嘛，只不过就是请求……你把刀扔窗外去行不行？……”

汉子生气地说：“更不行了！我那是把好刀，飞快！我干吗扔了它？……”

干巴瘦小的司机畏畏懦懦地说：“干我们这一行的，忌讳带刀的人上车……”

汉子吼道：“什么忌讳不忌讳的！快开你的车，你不开我可替你开了，啰嗦起来没个完……他娘的，袋子还真破了，猪肠子漏我脚背上了！……”

他打了串响嗝，又俯身鼓捣袋子。鼓捣一阵，啪地将把一尺来长的杀猪刀放在他那边的车台上。

司机朝杀猪刀瞥一眼，默默将车开向前去。车内不但弥漫着血腥味儿，还充满着难闻的臭味了。

不仅小玥噤若寒蝉，芊子也变得屏息敛气。

雨雪却越下越大。

司机说：“我把车窗摇上了啊。”

他的声音小得刚刚能使人听到。

芊子说：“不反对。”

她的声音比司机的声音还小。

汉子却大声说：“早该摇上了！”车窗一摇上，芊子觉得，自己吸入肺里的每一口气，都是令她恶心欲呕的。

高速公路上的灯忽然全都灭了，这辆“黑的”又陷入了四面八方的黑暗的包围之中。司机又将车停在了路肩，接着打手机向什么人问情况。他问到的情况是——半个成都的灯也都灭了，原因还不太明了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半小时前成都那端的高速路口已封了，因为雅安方向正有浓雾快速飘来……

难怪这辆车两次停在路肩，后边却没有一辆车赶上来。这辆车成了高速公路上的唯一的一辆车……

果然有雾漫过来，顷刻将这辆车吞入了雾中。

小玥哭了。

汉子吼她：“哭什么哭？只不过断电没灯光了，只不过有雾，值得哭吗？你这个四川人怕雾呀？有怕雾的四川人吗？……”

小玥刚一止住哭，汉子又对司机吼：“你！犯的什么愣？把车停在这儿是回事儿吗？有雾就不敢往前开了？想在这儿过夜啊？……”

于是车又往前开了，速度如龟行般。而芊子，不由得将拎包抱得更紧了，同时心中联想到种种可怕的事。因为高速公路上没了灯光前后也没有别的车辆，因为雾，更因为汉子的凶相和他那把杀猪刀。她也由于不安而起了种种疑心，怀疑汉子和司机是一伙的，

连小玥也是他们二人的帮衬角色，他们三人彼此心知肚明，都是在演戏。当然，免不了也怀疑商场里她那个销售组的成员中，有人预先向这二男一女通风报信了……他们之所以还迟迟没对她下手，肯定是因为还没搞清楚价值三十几万元的“石头”究竟在不在这辆车上……

芊子的前胸后背淌下冷汗来，双手也攥着满手心的冷汗。

车再次靠向路边停住了。

司机说并不是坏了，是常发生的一点儿小毛病又发生了。有人下车推推就好。芊子以身作则地第一个下了车，紧接着小玥和那汉子也下了车。于是三人推车，由那汉子喊号。耳听着号子，三个人的劲儿使得很齐。车被推行了十几米远，果然又能开了。车向前开时，小玥脚下一滑，险些倒在地上。她抓住了芊子的背包带，而芊子及时扶住了她。三人又坐入车里后，汉子问司机：“你这破车，能给点儿好听的声音不？坐得不顺心，能给点儿就给点儿！”

于是司机开了音响。

那么破旧的一辆车，竟然还能放出歌曲来：

九月九重阳难聚首，
归乡的打算始终在心头。
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，
家乡才有烈酒才有自由……

芊子听着那熟悉也喜欢的歌，身子往后一靠，闭上了双眼。这时她觉得很饿，头也有些晕。然而不敢睡过去，始终防范着，提心吊胆着。还觉得冷，本能地耸起双肩，手臂交叉往胸前一搂，竟搂了个空，没搂着她的挎包！

芊子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整个人忽然往下一沉，仿佛突然从万米高空往下掉似的。

“停车！”

车本就开得不快，发出一声刺耳的怪音，立刻停在高速路中央

了。司机和那汉子都扭回头，吃惊地瞪她。

她大叫着问：“我挎包呢？”

司机反问：“什么挎包？你问谁呢？我又没替你拿着挎包！”

芊子却已推开车门，钻出车去。

当车靠到路边后，芊子的身影已匆匆往回走。司机、小玥，汉子也都下了车，一齐愣愣地望着她的背影。

汉子冲她背影喊：“哎你！行行好！包里没什么重要东西的话，别找啦！”

芊子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我包里装着三十多万元的石头，找不着我只有死给你们看！”——话一说完，后悔得没法。

司机无奈地自言自语：“我今天真他妈倒霉！她说找不着要死给咱们看，你俩也听到了吧？”

汉子困惑地嘟哝：“什么石头那么宝贵？”

小玥肯定地说：“准是钻石首饰。”

汉子就瞪着小玥又问一句：“真的？”

“凡是镶钻石的首饰在行内都叫‘石头’，我也是听别人这么说的。”

小玥又有点儿不那么敢肯定了。汉子便冲她吼：“那你还不跟她去帮着找！”

芊子的身影已隐没雾中了，小玥犹豫一下，也匆匆向雾中走去……

司机却靠着车头吸起烟来。汉子扭头训斥他：“你怎么还有心思吸烟？”

司机大光其火了：“我吸烟怎么了？碍你什么事了？老子正因为心烦才吸烟！不吸烟我又能怎么办？你……”他想说，最后要是不拉上你这个肥猪，车也许还熄不了火呢！

汉子一指他：“闭嘴！”司机惧怕了，乖乖地闭上了嘴。汉子拉开车门，从车内拿起什么东西往腋下一夹，也朝雾中走去……

高速路两旁的灯，那会儿忽然又全亮了。芊子听到脚步声，站住。她猛一转身，见小玥和那汉子已跟近到离自己只有两三步远

的地方。芊子惊慌地问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小玥说：“帮你找包啊。”芊子暗想：可不能让他俩紧跟在自己身后，那岂不是给了他俩从背后对自己下手的机会？戒备地说：“你俩要真是想帮我找，那走我前边去！”

小玥和汉子互看一眼，竟都挺服从地走到她前边去了。

芊子又暗想：他俩走到自己前边，那首先发现她那包的还不是他俩？自己这会儿还没遭毒手，那是因为“石头”还没落在他俩手里。万一先落在他俩手里了，那接下来会有自己的好下场吗？

于是大叫：“站住！”

小玥和汉子的身影同时站住了。

“不许你俩再跟着我！我用不着你俩帮着找！……”

芊子跑到他俩前边去了。

而小玥一跺脚，冲汉子哭唧唧地说：“你看那车！……”

汉子一扭头，见车尾灯已在远处，司机已将车开走……

“王八蛋！……”

汉子拔腿便追，却又哪里追得上……小玥却跑到了芊子前边，一边倒退着走一边数落：“都怨你！谁叫你不当心自己的包？现在那王八蛋司机把车开走了，你说怎么办呢？”

“怨你！推车那会儿，你要是不拽断了我的挎包带，包就不会从我身上掉了我还不知道！……”

“你那是什么破包？你做首饰生意的还装什么穷？为什么不给自己买个好包？年轻轻的就攒钱买墓地呀？……”

芊子那包确实是仅花几十元从摊上买的，她正后悔自己不该用品质那么低劣的挎包装一袋价值三十几万的“石头”，被小玥一数落，不禁怒从心起，双手一摊，小玥连退数步，跌坐于地，随即蹬踹着双脚哇哇哭开了。芊子顾不上再与之理论，也不管车开走不开走，绕过小玥，接着万分焦急地向前寻找……

一辆汽车开得再慢，开了二十几分钟，又是开在高速路上，不消说已经开出了很远。芊子往回走了半个多小时，仍没找到她的挎包。确切地说，她是仍未走回到刚才三人推车的地方。尽管高速路

上的灯又亮了，但两旁没有任何标志物体，她根本无法判断哪一段路才是三人推车那地方……

芊子忽又听到脚步声紧随其后，警惕地一回头，见那汉子仍跟着她，左边的腋窝夹着右手。“我警告你！我……”

芊子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在四面八方不见车影更不见人影的这么一条高速路上，她一个手中连件可以自卫一下的东西都没有的弱女子，面对一条虎背熊腰的粗壮汉子，自己究竟能警告对方什么呢？

汉子愣愣地望着她，似乎在等着她把警告的话说完。

这时，响起了汽车喇叭声。二人都不禁循声望去，见有辆车开了过来。芊子却并未惊喜。就是一辆车接一辆车从身边驶过，那她也不会拦的。

“石头”还没找到呢，拦车干什么啊！

汉子的反应却极为迅速。他迎着车灯，高举的双手交叉舞动，同时大喊：“停车！停车！”

车停了。

竟是那辆从前方的出口开下高速路的破车！不知为什么，它又绕到后方的入口开上了高速路。

芊子和汉子都不免满腹狐疑。司机下了车，背着双手。他望着汉子张张嘴分明想要说什么，却一个字没说出来，呆若木鸡。

芊子骂他：“你不是东西！你王八蛋！不得好死！你怎么能收了钱，还要把我甩了？……”

司机仍呆若木鸡地望着汉子，不回嘴，看去是说不出话来了。

芊子不由得也看那汉子一眼。那一看，倒吸了一大口凉气。路灯之下，汉子右手握一件闪着金属寒光的东西。不是那把杀猪刀，还会是什么呢？“老子修理你！”

汉子气愤地说着，大步向司机走去。司机一转身撒腿便跑，汉子也跑起来，边喊：“还敢跑！老子宰了你！……”

芊子眼尖，见司机手中也拎着东西，显然的是自己的挎包。

她想喊：“站住！还我包！……”却由于又急又怕，嗓子痉挛，根本喊不出声来。她两腿发软，一个劲儿地打战，简直有点儿

站不稳了，不得不蹲下一会儿。

小玥走过来了，像芊子刚才不理她一样，也不理芊子。她径直从芊子身旁走过，走到了车旁，幽魂似的拉开一扇车门，身影一闪坐了进去。

汉子还没逮住司机。司机兜了个圈子，往车这儿又跑过来。

芊子猛地往起一站，决定了自己那一刻该怎么做。她果敢地堵截司机，同时也色厉内荏虚张声势地大叫：“还我包！还我包！否则没你好下场！……”

也不知那司机怎么想的，芊子认为，那司机头脑之中当时一定有种她难以理解的想法；或者，竟什么想法也没有，只不过被持刀追他的汉子追懵了——总之，司机居然将包朝她一抛。

芊子双手接住包，也撒腿就跑。其实，真正懵懂的不是司机，而是她自己。因为她所跑的方向，是与雅安相反的方向。她也不知道自己往前跑了多远，直到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一颗心儿在胸膛里蹦蹦狂跳，半步也跑不动了为止。她站住，紧搂着她的包，呼哧带喘地弯下腰。头一晕，两眼冒金花，身不由己地一屁股坐了下去。她定了定神儿，赶紧拉开包的拉链儿，见那袋“石头”还在包里。

她就不知不觉地淌下泪来。要是那袋“石头”不在包里了，她真的死的心都有啊！价值三十几万啊，叫她怎么赔得起？那不是等于要她的命吗？

尽管眼见装有“石头”的袋子明明还在包里，但她却不敢轻信司机绝然没对那袋子做过手脚。她打开袋口，伸入一只手去，摸到了些小塑料袋儿。还是那些首饰吗？她从袋子里抓出了一把仔细看，千真万确，果然还是那些首饰！这才束紧袋绳，拉上包链，站了起来。她将被小玥拽断的包带一环环缠在手上，继续朝她以为的雅安方向走去。她不知离雅安还有多远，估计至少还有四五十公里吧。那也得走啊！不走可怎么办呢？她边走边想，那汉子会把司机咋样呢？司机将她的包抛给了她，这一定使那汉子恨得咬牙切齿吧？那汉子真的会捅那司机几刀吗？按电影电视剧里的情节来推测，八成会的。坏人和坏人之间一旦翻脸，不都往往心狠手辣吗？